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 第十六回 未賑饑先收健壯 欲施功預訪豪強

詞曰：恩膏重，雨露濃，哀鴻齊得所，狡兔盡潛蹤。看他略把雄才展，經濟恢弘自不同。
右調《江南春》

田中桂奉旨賑饑，一路南行，到了山東濟南府地方，只見許多人紛紛圍繞，田中桂問眾人道：「這些人，在這裡圍著看甚麼？」旁邊有人答道：「看好漢廝並哩！」田中桂道：「怎麼叫好漢廝並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這山東地方，出了幾條好漢，每人有千斤的氣力，如今立下大言牌，欲賽天下的好漢。昨日山西河南陝西三省，到了一二條好漢，打碎了大言牌，約定今日賭賽，我們大家來觀看。」田中桂道：「這些好漢怎麼樣賭賽？」那人道：「也有比拳的，也有比箭的，也有舞刀擲石的。手段高的，就占了先去，打死了都不論。」田中桂聽了，吩咐從人，將眾人叫開，策馬上前去看。眾人見旗幟上寫著「欽命賑饑」的字，便讓開一條路，田中桂帶著馬走上前，只見左邊立著一路大漢，約有二三十餘人，乃是山陝聲音；右邊一路大漢，乃是山東本地聲音，都是強壯彪形，個個磨拳擦掌，要並個個你死我活。見田翰林到了，都說道：「這位官長來得甚好，我們當著朝廷的欽差老爺廝並了，死而無怨。」田中桂道：「你們眾人，聽本院吩咐：本院看你們都是身強力壯有用的人才，若肯與朝廷出力，建些功績，也有個出頭日子。何若將父母所生身軀，自己戕賤！今日賭賽，贏了的，也無甚好處，輸了的，空送了性命。家中父母妻子，倚靠何人？本院奉旨往淮鳳賑饑，你們若肯收心學好，隨本院去，為朝廷出力，做些功業，本院奏聞聖上，論功旌獎，各授一個武職前程，也是好的。若是這等賭賽，不過亡命之徒，本院不願你們做這樣不務本分之事。」眾好漢聽了這話，個個悅服，一齊跪下道：「小人們願隨老爺去效用，只是賑饑的事，不過是散糧放粥，不是相殺打仗，那裡用得我們？」田中桂道：「你們不知本院的賑饑，非同平常的故套，自有用著你們之處。」眾好漢道：「既如此，小人們願隨老爺去。」田中桂道：「你們既願去，各人將名姓報來，我這裡吩咐地方官，將錢糧支付，各給你們安家銀兩，造冊達部消算。」眾好漢將刀槍弓箭收了，跟田中桂入城，對府縣說了，果然寫造花名冊一本，共三十餘人，每名給銀兩。本城的，各回家安點，外省的，也置備些行李，次日隨了田中桂，往淮鳳而來。

一路無話，到了淮鳳，眾百姓見欽差賑饑的大人到了，人人思想領糧。誰知田中桂駐紮了幾日，並不賑饑。每日帶一兩從人，青衣微服，各處閒闖。跟隨的人，都不知田欽差是甚麼主意。先前在近城所在走走，過了兩日，連各鄉村都走到了。百姓甚是怨望。

一日，同三個健壯走到鳳陽府盱眙縣南莊地方，見一個村店，掛著酒招，門口擺列著許多肉食。田中桂道：「如此饑荒，這座村店，倒這等熱鬧，我們大家進去喝一杯。」三人就跟田中桂進店。店主人將田中桂相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客人，請後邊寬大處坐罷。」田中桂四人聽了，就到後面，一齊坐下。看官，你道這跟隨的健壯，如何敢與田中桂同坐？原來田中桂是吩咐過的，大家扮作同伙客商，所以同行同坐。

那時店小二來問道：「客人，用甚麼酒，要甚麼肴？」田中桂道：「不管甚麼酒肴，好的便拿來。」店小二答應去了。田中桂對跟隨的健壯道：「外面饑荒，小民衣食難周，這店中的人，個個吃得憑般肥胖，我看這店中的人，都不是好人。常聞得人說，歹人借開酒店為名，下蒙汗藥，結果人性命，謀劫的財物，須要小心提防，不可落在他手裡。」三個健壯道：「大老爺放心，小人三個，還可以招架他三五百人，怕他怎的！只是他拿來的東西，切不可吃，只說不好吃，看他說怎的。」大家說同了。

須臾，店小二暖了一壺酒，拿了一大盤肉，放在桌子上去了。田中桂見肉色有異，仔細一看，裡面有一塊人指甲在內，大驚道：「此乃是人肉，怎麼拿來與人吃！」三個健壯搖手道：「不要做聲！小人只說肉不好，叫他來換，看他怎麼。」遂拍桌大叫道：「店小二那裡？」店小二應聲道：「來了，客官要怎麼？」健壯道：「肉不好吃，快換好的來！」店小二道：「客官且用著酒，少停一會，就有新鮮的來了。」說罷，又去了。原來酒內果有蒙汗藥，店小二叫吃酒，明是等藥性發作，以便下手。田中桂道：「你們假裝酒醉睡了，看他怎麼樣。」三個人將酒潑在溝內，假作酒醉睡倒。

店小二見吃酒客人不做聲，又走來一看，只見三個醉倒，一個坐著，假意問道：「三位客官，怎麼睡倒了？」田中桂道：「不知怎麼吃下酒去，便睡倒了。」店小二笑嘻嘻的，將手一招道：「行貨到了，快些來！」說得一聲，見五個人，各拿繩子來捆，內中一個先來捺住田中桂，田中桂道：「你們做甚麼？」五人齊說道：「不瞞客官說，年歲饑荒，沒有營業，全看過往客商，殺些肉賣。你們送上門來，只得收下。」田中桂道：「王法森嚴，這個使不得的。」五人道：「這樣年歲，有甚麼王法！」便要捆田中桂。三個健壯見他露出真情，大家一齊跳起，一拳一腳，將五個人打倒在地，將他拿來的繩子，把五個人捆了。五個人叫道：「小的們有眼不識泰山，求爺爺饒了罷！」健壯道：「這是欽差田老爺，你這狗才，認作是誰！」五人聽得是欽差，愈加哀告。田中桂道：「我此來，是奉旨賑饑。但未興利，先要除害。你這班該死的狗才，怎麼做這害人的勾當！若不是本院留心訪察，險些兒被你殺害。」五人道：「爺爺啊，做這件事，不是小的一處，這淮鳳兩府，共有幾處，今日不瞞老爺說，小的做這件事，一處傳一處，都是約齊的。」田中桂道：「既如此，本院權且饒你死罪，你可跟隨本院去，自有用處。」五人連聲應道：「情願，情願。」田中桂對三個健壯道：「既是他願去，本院有用他之處，放了他，帶他回署。」健壯聽了，把五人放了，五人叩頭謝恩。

田中桂叫兩個健壯，看守五人，親帶一名健壯，進裡面去看，走進一層屋，見一空院，院內有三間茅屋。往內一看，只見樑上掛著許多人腿，旁邊丟下幾個人頭，隔壁一間，房門關著。健壯將門一開，向內一著，見捆縛三十餘人，在那裡啼哭。健壯走進問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」眾人內，也有說不出的，也有說出的道：「我們俱是單身客商，在此經過，被他拿住，要殺肉賣。求爺爺救命！」健壯就把眾人捆的繩子，逐一解開，也有走不動的，也有走得動的。田中桂道：「可憐你們受此苦惱，我如今已將這班惡奴拿了，你們各回鄉裡去罷。」那走得動的，扒起來，磕了頭，叫了「救命爺爺」，走了出去，那走不動的，眼淚交流，掙出幾句話來：「求爺爺救命！」田中桂道：「你們不要著忙，這惡奴才，我已拿他去了，你們既然走不動，不妨在此將養兩日再去。」眾人稱謝。

田中桂與健壯回身出來，問五人道：「你們五人，可有妻子麼？」五人道：「小的們都是單身漢子，並沒有妻子。」田中桂道：「既如此，即隨本院去。」五人道：「小的這些傢伙房屋，怎麼樣收管？」田中桂道：「你這班奴才，在此殺害人命，性命尚不能保，還要顧甚麼房子傢伙，快些走！」三個健壯見五人有不肯去的意思，就把繩子將五人縛了，好似金剛降小鬼的一般，牽著如飛而去。

田中桂過了盱眙，又行到天長縣境界，過一村莊，聞得內中大哭，甚是淒楚，因對健壯道：「這屋內哭聲古怪，必有奇事。」遂推開門，往內一看，見一個老人，一個後生，一個少年婦人，抱著一個小孩子，在那裡痛哭。田中桂有意訪察民情，因問道：「你們為甚麼抱著這好好的孩子哭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不瞞爺說，年歲饑荒，米糧都絕，我們少年人還捱得，這七口歲老公公，都餓不得了，又沒處去討借，沒奈何，要將這小孩子殺了，煮與老公公救命。這是小婦人親養的，捨不得，在此痛哭。」田中桂道：「這等說，你這人家，是孝義之門了。幸虧遇著本院，救你這小孩子的性命。我與你白銀兩，你收去買些米糧度日，不日朝廷就有賑濟米糧來救荒了。」那一個老人，一個後生，一個少年婦人，接了銀子，一齊跪下叩頭謝恩。後來田中桂賑過饑，特寫一牌扁，旌表其門，此是後事不提。當下又叫先前的五人道：「你看一樣的人，他便如此孝義，你便如此兇惡。」五人無言服罪。田中桂見地方如此凶荒，速宜賑饑，遂星夜回署，又將帶來的三十名健壯，一齊叫在面前，逐一吩咐。要知吩咐些甚麼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曰：敘事處，歷落參差，無一懈筆，俱從史遷得來。

